



A5B060 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五年制）
CHI 4655 (01C) 畢業論文
學術研究論文

〈何謂人？以存在主義看《木炭》的靈魂論述〉

學生姓名：袁綺雯

學生編號：

指導老師：李婉薇博士

字數：11202 字

目錄

壹. 摘要	P.3
貳. 研究動機及目的	P.4
參. 文獻回顧：〈衛斯理系列〉的相關研究	P.5-7
肆. 研究範圍及方法	P8-10
(一) 研究範圍	P.8
(二) 沙特的存生主義	P.8-10
2.1 存在主義的基本概念	P.9
2.2 存在先於本質	P.9-10
伍. 《木炭》與存在主義	P.11-17
1. 靈魂與意識	P.11-13
2. 自由與責任	P.13-15
3. 倪匡的人生觀	P.15-17
陸. 結語	P.18
柒. 參考資料	P.19-20

壹. 摘要

倪匡（1935-），香港知名的科幻小說作家。他的作品當中，〈衛斯理系列〉、〈原振俠傳奇系列〉、〈亞洲之鷹開羅系列〉等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在〈衛斯理系列〉中，作者結合了自身的經歷¹，把傳統的中國文化、宗教及哲學思想、神話故事及現代科技融會貫通，不但開啟了讀者的眼界，更為讀者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

綜合倪匡的科幻小說，雖然是在文化工業產生的通俗小說，但其中不乏對人性的反思，並以獨特的視角描寫了社會的變遷及人生存在的困境，記錄了人們對於生命價值與意義的困惑，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突顯人對自身行為的自主權與對社會的責任，這與存在主義主張人應該是自由的，並且因著自由而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本論文旨在以倪匡的〈衛斯理系列〉中的《木炭》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附以同系列的其他作品作為例證，以沙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主義的觀點探討當中對人的定義與如何展示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倪匡 科幻小說 衛斯理系列 幻想與現實

¹ 例如《老貓》一書，倪匡便是以在內蒙被軟禁時所遇到的一隻藍色的長毛波斯貓為藍本寫成；《報應》則是受俗語「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然未報，時辰未到」的啟發，寫出外星人以報應來規範人類行為的故事，故事中也有插入歷史事實，影射毛澤東的部分。（尚有其他例子，這裡並不詳細列出。）

貳. 研究動機及目的

科幻小說是一種於四十年代在西方新興的文學文體，隨著科技有長足的發展，科幻小說便越來越受到大家的喜愛及追捧。西方各國更是大量創作這種小說，並且拍攝成電影，吸引了一大批忠實粉絲。而在香港，真正和科幻小說拉上關係的作家是倪匡。倪匡的科幻小說、金庸的武俠小說與亦舒的愛情小說一起，並稱「香港文壇三大奇跡」。他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不但數量繁多，而且取材廣泛，憑藉著大膽的幻想、奇特的構思及曲折離奇的情節，這些作品深受大眾喜愛。其中〈衛斯理系列〉更是無人不識，一系列作品多達一百五十六本²，多次被改拍成電視劇，最近一次於 2018 年上映，由余文樂擔任主角，成功又一次引起熱潮。這讓筆者不禁對倪匡感興趣，渴望了解倪匡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有什麼經歷讓他可以源源不絕地寫下膾炙人口的科幻小說？此乃研究動機之一。

其次，科幻小說是通俗文學，有評論家認為這是為了迎合大眾口味而寫的，如黃維梁便提到「大體來說，通俗小說的特色，這重視情節的離奇曲折，使讀者有『追』下去的興趣。故事追完了，時間消磨了，讀者也就滿足了。」³就是因為這類小說沒有修辭上的追求，看似就沒有值得仔細品味的價值。但事實上，倪匡的小說除了通俗易讀、極具娛樂性外，其所蘊含對於人性的思考、對於極權社會的批判，以及對於未來社會發展的期盼和擔憂都是不容忽視的。這次研究希望透過細讀〈衛斯理系列〉中的《木炭》，觀察倪匡對人生的看法，讓讀者重新審視這系列小說的閱讀價值。這是是次研究動機之二。

最後，相比金庸及亦舒，專注於研究倪匡的評論實屬鳳毛麟角。既然倪匡的科幻小說能與前兩者的武俠及愛情小說相提並論，筆者相信這些小說的魅力及研究價值是不容忽略的。因此，在接下來的論文當中，筆者嘗試整理和分析〈衛斯理系列〉中的人生觀，以沙特的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審視作者如何看待物與我的關係。

² 資料取自 2013 年 7 月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第 24 屆香港書展所特設的「衛斯理五十周年展」。

³ 黃維梁（1988）。《香港文學初探》（第二版）。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頁 12。

參. 文獻回顧：〈衛斯理系列〉的相關研究

倪匡在香港文壇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學者潘應噉、汪義先的《香港文學概觀》（1993）中，都肯定了倪匡的科幻小說影響著一代的香港人，並且簡單介紹了其小說的寫作歷程⁴。而黃維梁則在《香港文學初探》（1988）以《無名髮》⁵為例，指出倪匡的作品「具有典型通俗小說的特色，情節緊湊，高潮起伏。作者說故事的才華，想像的能力，都使讀者佩服。」⁶除了香港，〈衛斯理系列〉亦有在台灣發行，並且造成極大回響。在王劍叢、汪景壽、楊正犁及蔣朗朗的《台灣香港文學研究述論》（1991）中，不單把倪匡視為香港重要的科幻文學作家，更評其為台灣科幻小說的代表作家⁷。同樣地，葉李華在陳義芝主編的《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1998）亦提到倪匡的科幻小說是中文科幻三大流派之一，與張系國齊名為台灣科幻小說的開山祖師⁸。上述書籍著重於對香港及台灣兩地的文學發展作總結及評價，因此主要是確立了倪匡在文壇上的地位，但並沒有深入剖析其作品。倪匡在香港文學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對他的作品作深入分析的專著卻不多，故是次論文期望從新的角度審視衛斯理系列，讓讀者更了解倪匡的人生理念。

在專書方面，不乏關於倪匡先生生平的敍述，如倪匡自傳的《倪匡傳奇》（1985），憶述了他在中國及香港兩地既豐富多彩、又兇險萬分的生活體驗⁹；沈西城的《妙人倪匡》（1998），寫出他與友人靈動有趣的互動，展露了其老頑童的特質¹⁰；還有於2014年出版，由倪匡口述、江迅主筆的《倪匡哈哈哈》，以倪匡的招牌笑聲為引入，聽他娓娓道來對生活的態度、對人生的看法¹¹。除了科幻小說，倪匡亦曾版過兩本散文集，分別是

⁴ 潘應噉&汪義先（1993）。《香港文學概觀》。廈門市：鷺江出版社。

⁵ 衛斯理（1981）。《無名髮》。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⁶ 同註3，頁8。

⁷ 王劍叢、汪景壽、楊正犁、蔣朗朗編著（1991年10月）。《臺灣香港文學述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頁227-230, 362-364。

⁸ 葉李華（1998年12月初版）。〈宇宙香爐—科幻小說風評潮論・講評意見〉，收錄於陳義芝，《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市：聯經出版社。頁309-312。

⁹ 倪匡（1985）。《倪匡傳奇》(初版.ed., 香港周刊叢書)。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有限公司。

¹⁰ 沈西城（1998年7月）。《妙人倪匡》。香港：藝苑文化工作室。

¹¹ 倪匡口述、江迅主筆（2014年6月）。《倪匡哈哈哈》。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倪匡說三道四》（2007）¹²及《倪匡說三道四：處世之道》（2009），在蔡瀾為其寫的序便說道：「我一向喜歡他老兄的散文多於小說，倪匡兄早已踏入不必虛偽的境界，句句真言，看得非常過癮。」¹³，散文中表達了倪匡對一些人事物的真實看法，對該批評的便直斥其非，對該欣賞的便大大推薦，毫不造作。這些專書雖然沒有直接點明倪匡與其科幻小說的關係，但卻可讓讀者可以從中感受倪匡對人生的看法，對世界的觀點。在這些專書中，筆者發現倪匡的人生觀與西方的存在主義不約而同地重視個體自由，啟發筆者研究衛斯理系列中的存在主義。

在學術論文方面，值得留意的相關有以下這兩篇：

吳信杰在〈倪匡『衛斯理系列』小說中的靈魂書寫〉中針對研究倪匡小說中關於靈魂書寫的各種方式，文中先整理歷代中國文學的宗教與靈魂觀，再與這系列中對於人性描述的部分及人在欲望下所產生的行為作比較，總結倪匡未能對人類生命的起源以及靈魂存在的形式作出完善的解釋。¹⁴雖然文中未有把倪匡的作品與西方的存在主義相互比較，但文中有序地整理了整個衛斯理系列的題材及內容，並總結《木炭》仍是系列中首次直接承認靈魂存在的作品¹⁵，為本論文的銘下研究基礎。

黃惠慎的〈倪匡科幻小說研究—以「衛斯理系列」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倪匡科幻小說受歡迎原由出發，探索作家與作品的關係，分析這系列小說所呈現的思想型態及藝術特別。然筆者把整個系列的小說置於倪匡對科學生物的前瞻預警的框架來討論¹⁶，忽略了當中所包含的對人性的看法，未能深入討論作者的創作如何展示人存在的自由與社會對人選擇的約束力，這正是本論文所關注的重點。但即便研究的切入點不同，論文中對作品的深入探討也是值得借鏡。

¹² 倪匡（2007）。《倪匡說三道四》（初版. ed.）。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¹³ 倪匡（2009）。《倪匡說三道四：處世之道》（初版. ed.）。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頁1。

¹⁴ 吳信杰（2016）。〈倪匡『衛斯理系列』小說中的靈魂書寫〉。台北：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專班碩士論文。

¹⁵ 同註 14，頁 118。

¹⁶ 黃惠慎（2002）。〈倪匡科幻小說研究—以「衛斯理系列」為主要研究對象〉。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上述的論文均由台灣的學者所著，在研究的時候無可避免地結合了台灣本土的風土文化，以台灣讀者的眼光看待及評價倪匡的科幻小說。反觀香港，似乎未有專研倪匡科幻小說的學者。然而，倪匡在香港文壇的地位是肯定的、具有公信力的，這些都促成了是次論文的誕生。

肆. 研究範圍及方法

本論文將以沙特的存在主義為研究基礎，分析倪匡《木炭》小說中如何體現作家對於何謂人的看法。

（一）研究範圍

〈衛斯理系列〉在 1963 年由《明報》副刊刊載後一共出版了有一百五十六本，其中有九本是偽作¹⁷，而在是次論文中只會以倪匡親筆的《木炭》小說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配以系列中的其他作品為輔證（偽作不計算在內）。《木炭》，衛斯理系列編號五十，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一日至同年八月八日在《明報》上連載。¹⁸相比把「靈魂」歸因於外星力量，或是有人裝神弄鬼，《木炭》是整個衛斯理系列中首本正式承認靈魂存在的小說。故事以衛斯理第一身敍述，講述他發現有人以高價出售木炭，出於好奇，衛斯理四處奔波，買下木炭研究其特殊之處。他首先在朋友皮耀國的幫助下，透過 X 光檢查發現木炭正在發出有規律的波形，加上朋友在 X 光投射中發現有人影飄過，使他產生木炭裡住了一個人的想法。他其後在商人林伯駿的手中得到他祖先的日記，了解到林家祖先曾兩次以意識進入樹木的經歷，便更肯定了木炭裡住了一個人的看法。最後，衛斯理透過好友陳長青及靈媒普索利爵士的幫助，分析木炭所發出的不同波長所代表的漢語發音，成功與存在與木炭中的「人」（林子淵）展開對話，了解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追求生命的新形式，因而捨棄了會衰老的肉身，卻不知何故被困在木炭中數十年。¹⁹

（二）沙特的存在主義

本文旨在以存在主義的角度深入剖析《木炭》中所包涵對人生意義的看法，因此必須先了解存在主義的概念及內容。存在主義是現代西方哲學中具有國際性的重要流派，一般被定義為非理性哲學思潮、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典型代表。存在主義從先行者祁克果、

¹⁷ 偽作指由倪匡以外的作家以衛斯理背景及衛斯理之名所創作的作品。這系列的偽作包括：《成仙》、《求死》、《大陰謀》、《狂人之夢》、《錯變》、《決鬥》、《鬼車》、《神山》及《天外桃源》。

¹⁸ 葉李華（2006）。衛斯理故事年表。檢自：<http://yehleehwa.net/nni17.htm>。

¹⁹ 衛斯理（1997）。《木炭》。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尼采等提出，到法國哲學家沙特及作家加繆將其發揚光大，沙特作為其代表人物，是首位以存在主義哲學家自稱的學者，亦是存在主義哲學的集大成者，故本論文將以其對於人的生存姿態的觀點論述為依據，探討倪匡如何定義人的特性，試圖建構對衛斯理系列新的認知。

2.1 存在主義的基本概念

由尼采開始，存在主義提出「上帝已死」的論述，表達上帝不再是生命意義的來源或是道德圭臬的想法，說明人是自主獨立的存在。如學者解志熙所言：「（存在主義）它在現代文明的基礎上深刻地提出人為什麼活著，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何在，個人如何達到真實的存在，獲得本真的自我等等深刻的哲學問題……通過這些問題的獨立拷問和思索，存在主義突出地強調了個人的自為與責任」²⁰，人失去神/信仰預設的規則，以自我意識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存在是個體性的，因此不會期望它產生任何普遍意義。沙特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下，出版專書《存在與虛無》(英：Being and Nothingness / 法：L'être et le néant)論述他的存在主義哲學觀點。他在書中提出人存在的價值在於自由，但在自由的同時亦需對社會負上一定的責任。他提出「他人即地獄」²¹一說法。因為當人避免不了生存於社會當中，作為社會中的一員，他的衣食住行等一切的社會活動都和集體有密切的關係，而他人與我都是具有自由意識的主體，因此，自由受到他人存在的處境限制，相互之間難免發生衝突。人的存在是自由的，但是這是在人與人之間矛盾、衝突、紛爭之中的自由。

2.2 存在先於本質

在談及沙特的存在主義時，「存在先於本質」是必須要理解的哲學概念。在沙特看來：「存在先於本質。我們創造了人的概念，在此之前，人的存在不存在。而且，不論是從宗教還是世俗的角度看，存在主義者都反對將所謂的人性歸因於事物的因素」²²這說明人的存在既不是由外部影響力所創造，也不是預先既定的，即否定人有任何先天、固有的

²⁰ 解志熙（1999）。《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 36-37。

²¹ 尚·保羅·沙特 (Sartre, J.P.) (2012)。《存在與虛無》(新版) (陳宣良、杜小真譯)。臺北：左岸文代。(原著出版年：1943)

²² 同註 21，頁 50。

本質。他相信人可以決定自己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這是一個自我設計、自我選擇、自我創造的過程，在經歷這個過程後，人才有了本質的存在。他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為題的演講中曾以工匠製造剪刀為喻，說明了人與死物的分別，強調人的存在取決於人的選擇，而非經由某種力量依照樣版製作而成。他重申了每個人都是絕對自由，並且應該積極地承擔責任。²³簡單來說，沙特相信人存在的價值在於自我的思想意識，當人的意識決定了自己是什麼，那麼那個人便是什麼，沒有特定的規則與界限。

²³ 尚·保羅·沙特（Sartre, J.P.）（2012）。《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46）

伍.《木炭》與存在主義

(一) 靈魂與意識

在《木炭》中，衛斯理首先肯定了靈魂的存在，並且對何謂靈魂有較為有系統的論述。首先，他與妻子白素有以下的對話：

我走到她面前：「一步一步來。首先，人有魂魄，也就是說，有鬼，這一點，你是不是可以接受？」

白素抬頭望我：「你要我回答簡單的『是』或『不是』，還是容許我發表一點意見？」

我笑了一下，道：「當然，你可以發表意見。」

白素道：「好，人的生命會消失，會死亡，活人和死人之間，的確有不同之處，活人，靈魂寄存在身體之內。這個問題我可以回答：是，我相信人有靈魂，我可以接受。」²⁴

在這段對話中，衛斯理先是以「人有魂魄」為題，引出下面對靈魂的討論。無論是「魂魄」、「鬼」還是「靈魂」，其實都在說明人有意識。當人的意識離開了身體，便會被判別為死亡；當意識離開肉體，漂浮於空間之中，它便被稱為「鬼」。意識的存在決定了人的行為，這也是為什麼即使已經變成「鬼」，亦有好壞之分。

靈媒普索利爵士強調「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靈魂！」²⁵我們若失去了靈魂，便無法行動，因為失去了下決定的能力。衛斯理亦在這基礎上加以補充：「我的看法，靈魂，是人的生命的主要部分。我們的身體，活著和死了，化學成分完全一樣，根本沒有缺少什麼，但是卻有死活之別，死人比活人缺少的，就是靈魂」²⁶，他又說：「人的身體，其實只是支持活動的一種工具，靈魂通過身體，能活動，能發出聲音，等等。但是生命的本質是靈魂，而不是屬於身體的。」²⁷這說明了人之所以為人，是由於人有靈魂，而靈魂是一種意識，這種意識是每個人所獨有的，由每個人不同的人生經歷、對生活的不同體驗及感受所組成，因此絕不會有另一個一模一樣的意識存在。衛斯理亦進一步解釋：「譬如說，

²⁴ 同註 19，頁 137。

²⁵ 同註 19，頁 142。

²⁶ 同註 19，頁 144。

²⁷ 同註 19，頁 144。

有一個由電腦控制的機械人，他能行動，能聽話，能作出反應，控制他行動的，是電腦記憶組件，放進不同的組件，他就會作出不同的反應」²⁸因此，若把電腦記憶組件取出來，「機械人就沒有了活動能力、思考能力，他『死』了。」²⁹當然，在衛斯理系列中，所謂的電腦記憶組件是有自主意識的，而非只根據程式的編寫而進行死板的活動，如在《筆友》中，電腦記憶組件甚至對衛斯理的妻妹產生情愫，並要脅軍方成員讓他們倆見面，否則強行發射飛彈，險些因此而釀出大禍。³⁰對於產生了自主意識的電腦，衛斯理用「活了」來形容，更說：「那麼，你們必須弄清楚一點，這個被寵壞了的孩子，它的目的，絕不止看看那位小姐，它還『愛』著那位小姐，說不定它在『看』到了那位小姐之後，愛她更甚，要和她結婚！」³¹這部機械在產生自我意識後，已經不再是一部電腦，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沉迷於愛戀之中無法自拔的、任性的「小孩」。在故事的最後，有衛斯理與專家之間的對話：

我（衛斯理）呆了一呆：「兩位，人若是戀愛成功，也會使他的情緒開朗，判若兩人，這樣看來，電腦和人腦一樣？」

那兩位專家在快到走廊的盡頭時，才停了下來，一個道：「衛先生，你剛才提出來的問題，我很難回答，理論上說，電腦只不過是一具由許多許多電子管組成的機器，當然和人腦不同，人腦有生命！」另一個專家卻苦笑了起來：「但是，生命是甚麼？生命並不是一種存在的物質，生命飄渺到無可捉摸。一個活人和一個死人，在物質上，沒有絲毫不同，但是一個活，一個死，卻又大不相同，我們以為電腦沒有生命，又怎樣證明它？」

「現在，我們不能決定電腦是不是有生命，但是卻至少已知道了知識的積累，即使在電腦之中，也可以產生新知識……一旦，電腦的思想範疇，逸出了人類的思想範疇之外……」³²

²⁸ 同註 19，頁 145。

²⁹ 同註 19，頁 145。

³⁰ 衛斯理（1992）。《屍變》（〈筆友〉，與〈屍變〉、〈合成〉）。臺北：遠景出版社。

³¹ 同註 30，頁 294。

³² 同註 30，頁 296-297。

倪匡透過專家的對話，引導讀者作反思：到底怎樣才可稱之為「人」或稱之為「生命」呢？但其實在衛斯理心中早已有模糊的答案，當他以「小孩」來稱呼超級電腦，便反映了他認為如何判斷何謂「人」，就是在於其是否有自主的思想，而非其外在的形態。因此，無論是木炭，還是電腦，他們都可以稱為「人」，都是真實的存在，因為他們能夠透過自身的主觀經驗採取行動。

由是觀之，生存於木炭之中的林子淵能否稱為「人」呢？當他捨棄了肉身，選擇進入木炭之中，他便失去了為人的資格了。這是因為存在在木炭裡，他失去了行動能力，他不能跑、不能跳、甚至難以完整地表達自己的看法（雖然在末段衛斯理透過對音波的分析，與林子淵有一段簡短的對話，但這非常耗費時間）。³³在存在主義的角度出發，當人失去了行動或個體自由後，他便不能稱為「人」，因此在故事中，衛斯理亦一直以「靈魂」而非「人」稱之。

（二）自由與責任

沙特說：「存在主義坦然說人是痛苦的。他的意思是這樣一當一個人對一件事情承擔責任時，他完全意識到不但為自己的將來做了抉擇，而且通過這一行動同時成了為全人類做出決定的立法者—在這樣一個時刻，人是無法擺脫那種整個的和重大的責任感的。誠然，有許多人並不表現有這種內疚。但是我們肯定他們只是掩蓋或者逃避這種痛苦。」³⁴他強調存在主義認為人注定痛苦的，因為人避免不了為自己的決定負責任。當人離開社會時，他的選擇必然不單是面向自己，更是面向他人、面向全世界的，因此人要對他人負責、對世界負責。在存在主義的理論中，我們的選擇雖然是自主的、是由自己的主觀意志支配的行為，但是我們卻不是完全孤立的。我們的選擇不僅影響了自己，也必可避免的會對他人及世界造成影響。同樣地，在《木炭》裡，存在於木炭中的林子淵有選擇進入木炭，以追求更高階的生命形態的自由，但同時他也必須背負一些不可推卸責任。先是對於他自己的責任：他被困到木炭之中，能夠感受到外界的一切，雖然可以長生不老，卻失去了行動的自由；再者是對於他的妻子及兒子的責任：在他離開後，他的妻子經歷了痛不欲

³³ 同註 19，頁 233。

³⁴ 同註 21，頁 8。

生的一段時間，而且對他的思念從沒有休止，而他的兒子則從小失去了父親的庇蔭；最後是對於他人的責任：炭幫幫主因為下令開火而愧疚終身，邊五為了救他，跳進炭窯，結果身受重傷，更失去了一隻手臂及半邊臉。當林子淵與衛斯理解釋他的行為時，有以下一段有趣的對話：

(衛斯理)「是的，你到炭幫去求見四叔的情形我已經知道了，可是在你不顧一切，進了炭窯之後—」

(林子淵)「我一定要進窯去，在他們拒絕我的要求之後，我一定要進炭窯去！」

(衛斯理)「林先生，我想先知道一些因由。你明知進入炭窯之中會有極大的危險？」

(林子淵)「是！」

(衛斯理)「你明知道你進入炭窯，可能喪失生命？」

(林子淵)「我知道，我知道一進入炭窯，不是「可能」喪失生命，而是一定會喪失生命！」³⁵

在明知會喪失生命的情況下，他仍決定毅然而行，進入炭窯，這是由於他認為自己在當時已經認識了生命，認為有肉體的生命太短暫、太痛苦了，因而「不顧一切」地追求更高階的生命形態。任何個人的選擇都「涉及到全人類，而不只我自己。所以，我對自己固然有責任，對別人也有責任」³⁶。然而，這樣的「不顧一切」明顯是拋棄了原本林子淵應付的責任的行為，他所作的決定是衝動的，因為他不但使自身被困於木炭中而不得不借助他人之力來追求第三形式生命，更妄顧了妻兒的需要，甚至危害到他人的權益。

黃頌杰等人在分析沙特的存在主義觀點時認為「人作為自為的存在，在自由地選擇、行動的時候，就賦予世界和自己的行動以價值與意義，因此，人也是價值的創造者，加之可以說是相對於我而存在的。我的自由是價值的唯一基礎，維持著價值存在的正是我。另一方面，正是因為選擇、行動、價值是由我自己自由地作出的，因此每個人必須對自己的選擇、行為和價值負全部責任。不僅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且要對所有的外部事

³⁵ 同註 19，頁 224。

³⁶ 同註 21，頁 552。

件負責，要對其他一切人負責。因為我在選擇，塑造我自己的形象時，也是在為人類選擇、塑造形象。因此，每個人的責任都牽涉到全人類。人既要有完全的自由，同時必須承擔全部責任」³⁷，《木炭》中的當炭幫幫主四叔明知道在炭窯中有人，但仍然因怕誤了吉時而下令生火時，他便賦予了他的行動以價值與意義，而這個價值明顯大於一條人命。同時，在一眾炭幫兄弟眼中，他塑造了一個堅守規矩，以炭幫的利益為首的形象。相比林子淵，四叔更願意承擔責任。在他認為林子淵「被燒死」後，他主動地帶著大額的金子找到林子淵的妻子，並向她坦誠道：「是的，我有點良心不安，林先生的死，多少和我有點關係。」³⁸四叔面對自由選擇所造成的後果時，選擇了負起自己的責任，主動向受影響的家人道歉、承認錯誤及給予補償。這種主動、積極承擔責任的人性，是存在主義論述中認為作為「人」不可或缺的，如沙特所言：「……不管是處在什麼樣的處境中，自為應當擔當這個處境連同其固有的敵對係數……因為可能危及到我個人的最惱人的麻煩或者最嚴重的威脅也只有通過我的謀劃才有意義。正是在我所是的介入的基礎上這些麻煩和威脅才顯現出來。因此，企圖抱怨是荒謬的……我所遇到的事情只有通過我才能遇到，我既不能因此感到痛苦，也不能反抗或者屈服於它。」³⁹人是有選擇的自由，但同時要背負自由帶來的後果，即選擇過後的連鎖反應。

（三）倪匡的人生觀

倪匡在衛斯理系列中經常就人性提出疑問，他認為人不能失去自由，卻又不能以自由為依仗，放棄自己的責任，侵害他人的利益。這種想法與存在主義哲學的主張不謀而合，而這與他個人的經歷和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

倪匡生於中國上海，經歷了知青上山下鄉、小饑荒、批鬥地主等由中國共產黨所引起的政治運動，後來因為飼養的小狼狗咬傷領導，擔心會被長久困在地牢而決定偷渡到香港。⁴⁰在《鏗鏘說：倪匡－無非是這樣》的訪問中，他表示曾經參與共產黨的工作：為遭槍斃的地主寫死刑佈告。當時，人們被執行死刑並非他們犯了嚴重罪行，而是單單因為他

³⁷ 黃頌杰、吳曉明、安延明（1987）。《薩特及其人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210。

³⁸ 同註 19，頁 157。

³⁹ 同註 21，頁 688-689。

⁴⁰ 同註 11，《倪匡哈哈哈》。

們擁有個人資產、他們是地主。面對這樣的情況，倪匡表示無法理解及認同，並逐漸滋生出恐共厭共的思想⁴¹。他曾多次表示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社會是一個極權社會，在 2006 年的座談會上，他稱中國為「用刀叉吃人肉」的吃人族⁴²，表示其專制的本質沒有改變，所謂的進步只是表面現象。他又指出以控制別人的思想意志為目標的人是最為可怕的，人若絕對服從便會淪為機器，他更在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指出：

(討厭共產黨) 因為它是極權，我是一個很喜歡自由，很嚮往個體的思想體系的人，這跟共產黨那種極權的思想體系完全相反，因此沒有辦法不憎恨（共產黨），跟水火不容的道理一樣。⁴³

當主持人問他一生中最大的執著和堅持是什麼時，他回答：

我堅持人要有個體自由，人應該生活在一個完全又個體自由的社會，而個體自由不應該受到任何影響。當然，這個體自由的內容是很複雜的，包括不可以傷害其他人，傷害他人便不屬於個體自由，因為要尊重個體。我是個體，你也是個體。

⁴⁴

在經歷過中共的專制極權統治後，倪匡深深感受到個體自由的重要性，為了追求自由，他千辛萬苦從蒙古偷渡到香港，並且在香港居住了三十五年，因為他看到了香港的優點：自由。他曾在《追龍》中預視一個東方大城市的毀滅是由於其優點消失了⁴⁵，所講的正是香港，因為當時正值中英方商談香港歸屬問題時期，他擔心香港回歸後人們從此失去自由，如他說：「如果當香港有自由的優點消失了，這個城市便會毀滅。不講道理，限制其他人的自由，主要是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一切自由之母，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其他自由。像香港現在很多人說，例如立法會議會說話不中聽，便要取消他的（議員）資格，這樣違背自由社會的原則。」⁴⁶倪匡對沒有自由的社會表達出強烈的反感，人們沒法

⁴¹ 香港電台（2019 年 4 月 7 日）。〈時代的記錄 - 鏗鏘說：倪匡-無非是這樣〉。檢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8fvJwmWA>

⁴² 倪匡（2006 年 7 月 20 日）。〈衛斯理回歸：與讀者座談會〉。檢自

<https://lingnan.ap.panopto.com/Panopto/Pages/Embed.aspx?id=42367d78-623c-4a78-af97-7b4b5c241040>

⁴³ 香港電台（2010 年 1 月 4 日）。〈薇薇語第一集 倪匡（第二節）〉。檢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Kbquy0DIA>

⁴⁴ 同註 42。

⁴⁵ 衛斯理（1992）。《追龍》，臺北：遠景出版社。

⁴⁶ 同註 39。

自由地選擇自己應該做什麼、拒絕做什麼便失去了生存的意義、失去了為「人」的意義。因此，在香港回歸的憂慮下，倪匡選擇了移居美國。

在倪匡的訪問中不難發現他對自由的熱愛。他崇尚自由，認為人應該生活於一個有個體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發言、自由地生活、自由地選擇，惟一的限制是必須尊重他人的自由，這種想法正正體現了沙特的存在主義中「存在先於本質」及「他人即地獄」的說法。在這種想法的影響下，他創作了衛斯理一系列的故事，藉著衛斯理，他表達了對自由的追求，也表達了人們應該對社會負責的想法。

倪匡如此強烈的對自由的渴望，其實亦來自於他看清了人生的無奈。他曾在《不死藥》的序言中，他寫道：

從古代開始，人類就一直在追尋「長生不老之藥」，衛斯理故事有一貫的主題思想：人類普遍觀念中，值得追求的事，沒有一件在得到了之後是真正幸福的……這種觀點，是想說明，人是很愚蠢的，花盡了心血在追求的事，都是因為求不到，真正求到了，結果都是痛苦，最幸福的人，是不追求甚麼的人，沒有得著，沒有損失，心平氣和，喜樂知足！⁴⁷

因為自己的經歷和對社會的仔細觀察，倪匡發現人在世間上的努力未必會取得相應的回報。他認為既然強迫自己努力後的結果不是必然的盡如人意，那麼就沒有強迫改變自己想法或欲望的需要，亦沒有必要成為一個愚蠢的人，因此主張及時行樂，隨心所欲。他表示：「我在香港幾十年，自由完全不受干擾，人人都說我可以為所欲為」⁴⁸。因著這樣的看由，他創作了多個膾炙人口的小說系列，展示他那不受限制的想像力，

⁴⁷ 衛斯理（1992）。《不死藥》。臺北：遠景出版社。頁6。

⁴⁸ 同註42。

陸.結語

倪匡的思想具有超越性及前瞻性是無容置喙的。在科幻方面，他曾得意地表示早左幾（十）年前，自己便已經把現在得好萊塢式的科幻題材寫進衛斯斯的故事裡⁴⁹；在政治方面，最有代表性的非《轉世暗號》莫屬，他所預言西藏活佛「班禪十一世」注定鬧雙胞案居然真的成為現實⁵⁰。他能寫出如此出色的作品，主要歸功於其對人性、生命、人與社會的透徹觀察與理解。在《木炭》中，每個角色都是立體而真實的，他們具有自主的思想，會作出自主的選擇，而這些選擇是有後果的，作出選擇的人亦不得不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無論是衛斯理，還是林子淵、四叔、炭五等人，他們都因為自身的選擇，在得到一些東西時，同時失去了另一些東西。這個選擇的過程未必是幸福的，卻是人生的意義。其他人難以判斷這樣的抉擇是否值得，惟有作出抉擇的人才能評價自身行為的價值。倪匡由於自己少年時期曾體驗人在極權統治下失去自由的荒誕，更加堅定了自己要過自由生活的想法，更把這樣的思想帶進作品之中，讓衛斯理更大程度上體現自由的生活。

倪匡被喻為全世界寫漢字最多的人，單是由他所寫的〈衛斯理系列〉便有一百四十七本，這一百多本書陪伴了不少香港人成長，至今仍為人所津津樂道，更接連被翻拍成電影、電視劇，其對香港文學所做成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

⁴⁹ 衛斯理（1992）。《蜂雲》（蜂雲，奇門）。臺北：遠景出版社。頁4。

⁵⁰ 衛斯理（1993）。《轉世暗號》。臺北：皇冠出版社。

柒. 參考資料

書目

- 張榮翼&李松（2012）。《文學理論新視野》。台北市：新銳文創。
- 黃頌杰、吳曉明、安延明（1987）。《薩特及其人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解志熙（1999）。《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倪匡（1985）。《倪匡傳奇》(初版. ed., 香港周刊叢書)。香港：香港周刊出版社有限公司。
- 倪匡口述、江迅主筆（2014）。《倪匡哈哈哈》。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倪匡（2007）。《倪匡說三道四》(初版. ed.)。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倪匡（2009）。《倪匡說三道四：處世之道》(初版. ed.)。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沈西城（1998）。《妙人倪匡》。香港：藝苑文化工作室。
- 潘應瞰&汪義先（1993）。《香港文學概觀》。廈門市：鷺江出版社。
- 衛斯理（1981）。《無名髮》。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衛斯理（1992）。《屍變》（〈筆友〉，與〈屍變〉、〈合成〉）。臺北：遠景出版社。
- 衛斯理（1992）。《蜂雲》（蜂雲，奇門）。臺北：遠景出版社。
- 衛斯理（1992）。《追龍》。臺北：遠景出版社。
- 衛斯理（1992）。《不死藥》。臺北：遠景出版社。
- 衛斯理（1993）。《轉世暗號》。臺北：皇冠出版社。
- 衛斯理（1994）。《玩具》。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衛斯理（1996）。《圈套》。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衛斯理（1997）。《木炭》。香港：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王劍叢、汪景壽、楊正犁、蔣朗朗編著（1991）。《臺灣香港文學述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頁 227-230， 362-364。
- 黃維梁（1988）。《香港文學初探》(第二版)。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

翻譯作品

尚·保羅·沙特 (Sartre, J.P.) (2012)。《存在與虛無》(新版)(陳宣良、杜小真譯)。臺北：左岸文代。(原著出版年：1943)

尚·保羅·沙特 (Sartre, J.P.) (2012)。《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周煦良、湯永寬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46)

學術論文

吳信杰 (2016)。〈倪匡『衛斯理系列』小說中的靈魂書寫〉。台北：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專班碩士論文。

黃惠慎 (2002)。〈倪匡科幻小說研究——以「衛斯理系列」為主要研究對象〉。臺南：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葉李華 (1998)。〈宇宙香爐—科幻小說風評潮論・講評意見〉，收錄於陳義芝，《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頁 309-312)。台北市：聯經出版社。

網路資源（視頻）

倪匡 (2006 年 7 月 20 日)。〈衛斯理回歸：與讀者座談會〉。檢自：

<https://lingnan.ap.panopto.com/Panopto/Pages/Embed.aspx?id=42367d78-623c-4a78-af97-7b4b5c241040>

香港電台 (2019 年 4 月 7 日)。〈時代的記錄 - 鏗鏘說：倪匡-無非是這樣〉。檢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8fvJwmWA>

香港電台 (2010 年 1 月 4 日)。〈薇微語第一集 倪匡 (第一節)〉。檢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m0KZ_bQ_Q

香港電台 (2010 年 1 月 4 日)。〈薇微語第一集 倪匡 (第二節)〉。檢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Kbquy0DIA>